

陶里  
著

從俗品談澳門作家

濠海叢刊

吳志良主編



澳門基金會 出版

壁里著

從他品詠與門他家

圖文書畫

圖文

吳志良主編  
**濠海叢刊**

## **從作品談澳門作家**

作　　者：陶　里

叢刊題字：錢君匋

封面題字：余國宏

封面設計：李耀斌

副　主　編：馮少榮

助理編輯：姚翠玲

出　　版：澳門基金會（澳門郵政信箱3052號）

版　　次：1995年8月第一版

印　　數：1,500本

排　　版：新藝電腦植字排版公司

印　　刷：華輝印刷有限公司

發　　行：澳門文化廣場有限公司

定　　價：澳門幣60元

ISBN 972 - 8147 - 42 - 2

**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**

## 沙漠與綠洲

不認識澳門的人都說，澳門是文化沙漠。我們雖不認同此一觀點，但也找不到很有力的論據去反駁。去年底，我們籌備出版《澳門論叢》時，多少有點尋找論證去打破這種說法的意味。半年的工作，似乎增強了我們的信心。

最初的想法，是在兩年內編輯出版一套十本的《澳門論叢》，作為對籌備經年的《澳門叢書》的補充和輔佐，但學術界對《澳門論叢》反應之熱烈，卻是我們始料不及的。僅僅半年的時間，我們便收到超過二十部書稿。有些論述性強些，完全可以納入《澳門論叢》；有些則資料性和資訊性強些，述重於論，但都頗具價值，與我們編輯《澳門論叢》的初衷並無二致。因此，我們決定設立《濠海叢刊》，與《澳門論叢》相輔相成，以吸納更多的作者，包容更多的題材，更好地達到研究澳門、推廣澳門的目的。

編輯這幾套叢書的過程中，我們也找到了更充分有力的論據，去反駁澳門“文化沙漠論”。然而，駁論並非我們的目的，也沒有太大的意義，我們工作的最終目標，是將發現的一個個獨立甚至孤立的綠洲，有計劃和系統地逐步聯結起來，形成一片，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。我們相信，一個有知識和良能的人，讀過這些書之後，慢慢會覺得置身於綠洲之中，“文化沙漠論”也不攻自破。

吳志良  
一九九四年八月

# 序

李成俊

陶里兄的《從作品談澳門作家》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書。書中評述的都是在澳門地區有一定影響力的作家，通過作品，對作家的感情世界和心路歷程，作了透徹的剖析，折射出澳門現代文化藝術海洋中的一角。

澳門長期以來由於文藝雜誌不多，報章副刊的篇幅有限，故難以養活專業作家；可以說澳門作家大都是業餘的。八十年代後，經濟持續上升，澳門作家隊伍越來越大，作品也越來越多。如果還有人老是認為澳門是文化沙漠，不是無知，就是不公平。

陶里兄善於團結作家。他沒有門戶之見，在他的身上，找不到絲毫“文人相輕”的陋習。他具當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“有容乃大”的精神，這就是對作家、對知識分子寬容、寬鬆、寬大的精神。當年北大有戴着四十多頂“博士”帽的胡適，有曾在日本唸書卻未取得畢業文憑的魯迅，有言必稱馬克思主義的陳獨秀，有以清朝遺老自居的辜鴻銘，有連小學尚未讀完的“湘西土佬”沈從文……雨果說：“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，比海洋寬闊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心靈。”

陶里兄擅詩能文，小說創作，別闢蹊徑。現在看來，他對作家以詩化語言和散文筆調的評述，也有一手。

巴金主張“要讓作品說話”。這本書，不同一般的人物傳。陶里兄耐心聽作品“說話”，還與作家推心置腹，誠摯交流，談人生，談社會，談理想，談追求；不矯飾，不搞庸俗的吹捧，不護其短，褒其所長，娓娓道來，如話家常。文風質樸中顯出典雅，平淡中洋溢着激情，知文論事，態度客觀，好像自心田裡流出汨汨的清泉，予人們以

浩瀚和深沉的感覺，從而領略美的所在，得到啓迪。

作家之間，也許在政治觀點上存有差異，甚至對立，但對祖國的熱愛，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都從各自的角度上作出不同程度的貢獻，這是應該肯定的。

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人，總是難免受時代和歷史條件的局限，即使是一個有成就的作家，也難免會寫過一些不恰當的文章。我贊成鄧拓的話：“豈有文章可傾國，從來佞臣誤乾坤！”要相信讀者判別是非黑白的能力，相信人民政權堅如盤石。一篇文章，不可能引導讀者都走上邪路，更不可能翻江倒海。關鍵是作家的出發點是善意的，要有愛國思想。

愛國，是一種對祖國神聖的深厚的崇高的感情。它表現為愛祖國的山川大地，愛祖國的歷史和未來，愛祖國的優秀文化，愛祖國各族人民。這種愛，不因盛衰而動搖，不為一己遭受橫逆所左右，它不僅是個人行為的內在動力，而且是群體的凝聚力。

論人論事，凡屬歷史上的重大問題，都不應迴避。比如周作人在文學上的成就，特別是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的貢獻是事實。而他於“七七事變”後投降日寇，當了漢奸，當的是偽政府的教育部長也是事實。因為是漢奸而完全抹煞其文學成就，固然不對；同樣只強調其文學成就，不提其漢奸身份，也是不對。“誤盡平生是一官，毀家容易棄名難！”魯迅指出：“我不但是一個作家。而且是一個中國人。”作家小事可以糊塗，大事是不能糊塗的。

這本書，是陶里兄憑着敏銳的觀察和深邃的思考，寫自己熟悉的澳門作家，並不包括澳門的全部作家。他還熟悉不少作家，我熱切地期待他繼續寫下去。

陶里兄沒有“自畫像”，他在書中既有“傳”而又“略”，誠美中不足。

我自知不夠格稱作家，蒙陶里兄厚愛，作為被寫的對象，溢美之詞，為之汗顏。我理應避嫌，不宜為此作“序”。然而擺脫不了陶

里兄的追索，搔首踟躕，不想交白卷，可是又“擠”不出東西。在全書付梓前、無法再拖的情況下，草此蕪文，算是序。乞陶里兄諒宥，請讀者指正！

## 作者簡介

**陶里** 原名危亦健，廣東花

都市人，華南師範大學文學士；曾在  
越南求學，在柬埔寨、老撾教書和經  
商；七十年代中期返回香港，現為澳  
門一中學主要行政人員之一。澳門  
五月詩社始創人、澳門筆會理事長、  
《澳門筆會》主編；著作有《靜寂的延  
續》、《春風誤》、《紫風書》、《端跚》、  
《逆聲擊節集》、《從作品談澳門作  
家》、《百慕她的誘惑》等；作者小史  
已列入《世界華人文化名人傳略·文  
學卷》第 729 頁（香港中華文化出版  
社，1992 年 9 月第一版）。

# 目 錄

以筆名或姓氏筆劃為序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| 李成俊 I |
| 愛文如玉的玉文 .....        | 1     |
| 江思揚要掀起藍色的洶湧 .....    | 6     |
| 成功報人李成俊 .....        | 11    |
| “雜家”李鵬翥 .....        | 19    |
| 還珠樓主四公子李觀鼎 .....     | 25    |
| 二分梁甫一分騷的佟立章 .....    | 35    |
| 不二居墨客余君慧 .....       | 42    |
| 汪浩瀚要純要美 .....        | 48    |
| 洗爲鏗自學成家 .....        | 53    |
| 情墨兩淡而顯理趣的林中英 .....   | 60    |
| 周桐憑《錯愛》成名 .....      | 66    |
| 瀟灑倔強的胡曉風 .....       | 74    |
| 陸覺鳴以小文章做大學問 .....    | 81    |
| 徐敏跟澳門苦樂與共 .....      | 88    |
| 凌稜對澳門有獨特情懷 .....     | 93    |
| 爲減壓而撒野的凌鈍 .....      | 99    |
| 從紙船到雙桅船的流星子 .....    | 106   |
| 凌楚楓：不知誰個帶髮在喃嘸？ ..... | 113  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詩書寫華年的陳頌聲     | 119 |
| 雪老在風浪中觀魚躍鳶飛   | 124 |
| 黃曉峰情理並重       | 131 |
| 悠悠唱晚晴的淘空了     | 137 |
| 雲惟利雅淡閑適       | 143 |
| 書生意氣風發的馮剛毅    | 149 |
| 程遠借秋風灑掃藍天     | 157 |
| 學者型作家鄧景濱      | 163 |
| 青年詩人學者葦鳴      | 171 |
| 要開拓澳門文學批評的廖子馨 | 179 |
| 魯茂千萬字一本書      | 186 |
| 港澳“兩棲”詩人韓牧    | 190 |
| 濃情淡墨譚任傑       | 198 |
| 《流動島》上的懿靈     | 204 |
| 陶里傳略          | 210 |

## 【附編】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鏡海妙思》的五個青年詩人 | 214 |
| 齊思與王和         | 221 |
| 跋             | 226 |

# 愛文如玉的玉文

十多年前初到澳門定居，看了幾回中學生舞蹈表演。在幾乎清一色的民族舞蹈之中，有一兩個舞蹈的步法和隊形擺脫了傳統的格套，體現了在中學生之中灌輸現代舞訓練的初步嘗試。這嘗試雖未獲得評判者的盛讚而獲得高分，但卻引起欣賞現代藝術的人的注意。我問教舞蹈者是誰，回答說是一個姓吳的舞蹈教練。

又過了幾年，我在報紙的副刊上讀到玉文的散文和詩，都是小篇幅的，散文不超過五百字，詩也不外十多行。似是漫不經心地寫，卻又字字到家，達到晶瑩剔透，引人珍愛的效果。後來認識了作者，才曉得玉文就是教舞蹈的吳小姐。玉文的性格，坦率而倔強。她是澳門筆會的會員，又是五月詩社的創社會員之一。她說，她參加文藝組織，全是興趣使然。她不負責任何工作，也不願受任何約束，祇要不高興，隨時退出，但這並不代表她反對那個團體。她原是詩社的中堅之一，但組成理監事會之際，她堅持不擔任任何職務，到大家要出版詩集之時，她也堅持不交稿子；後來，逐漸少參與詩社的活動。

玉文出生於蘇門答臘，早年回國，在北京受過舞蹈訓練，曾被派出國學習和表演，有極深的舞蹈造詣。退出舞蹈隊伍後，與夫婿、孩子定居澳門，初期曾做舞蹈教練，後來停業，轉而做文員和協助丈夫搞貿易，先後為《澳門日報》和《華僑報》的專欄寫文章，生活過得很寫意。

玉文愛文如玉，向她索稿，一次就是一次；假如你不慎遺失原稿，要取第二稿，那是可以說“絕對”不可能，誰叫你那麼不珍惜人家的稿子？還有，她的詩也好，散文也好，都是短短的，植字之後，請校對的千萬校對清楚，一個字、一個標點也不能錯。否則，以後

別向她索稿！的確，詩句是一個字也不能錯的，植錯一個字，等於在“煮字療飢”的詩人身上割一塊肉。凡是詩人，都作如是觀。玉文把這種“觀點”從詩引用到散文，說明她對文章的每一個字的重視。

玉文說：“我在一般學校呆的日子很短很短，我的文化全靠母親的教導和自學，我懂的漢字不多，沒法子寫得過長的文章，我把短句一句一句湊起來，一個伯伯看了，說有詩意，就拿去發表。其實，最初我連甚麼是詩也不懂。”不認識玉文的人，以為她這番話出於謙，認識她的人，覺得她的話出於真。真實，不論寫散文或寫詩，祇要用簡練精悍的說話把真實深刻的感情寫出來，就達到動人的效果，太多的雕琢和修飾反而成為累贅。

玉文到現在還沒有詩或散文結集出版，像她那樣的性格，恐怕將來也不會出版文集、詩集。她說，她祇保存自己的手稿，從不剪存自己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，而手稿從不給別人。因此，要搜集她的作品，就需要翻閱舊刊物和報紙。以下是她發表於廣州《作品》一九八九年六月號《濠江流韵·澳門五月詩社詩輯》中的《九月的竹籬笆》：

九月，竹籬笆內  
你的茉莉花花開花落  
芬香着土地 依舊  
你的竹籬笆的小門不鎖

又多少年了呢？  
自那一年，黑軍靴  
長槍刺刀手鎗  
竹籬笆內外陌生了  
已比籬笆高 你的

### 燈籠花樹

串串小紅燈籠掛籬笆外  
等等 有一夜  
照你昔日的脚步歸來  
九月 不是秋天  
你的竹籬笆內  
草 青青  
葉 也青青

玉文的散文，除了發表於《澳門日報》和《華僑報》之外，還發表於《澳門筆匯》，尤以後者的文學價值為高。現選她的一則《下雨》（刊於《七星篇》澳門星光書店出版），讓大家欣賞她的散文特色。

下春雨的時刻，仍有北風冷冷吹來，小城的氣溫因此在雨中和風中下降。

走在公園的灰石板路，綠色長椅在雨中寂寞。

傍晚，雨中的公園，散步的人不來，聊天的人不來，帶狗的人不來，園中的灰石板路因此乾淨也清靜。

園中，白色的、紫色的、粉紅色的花瓣在雨和風中飄落，虔誠、平靜地履行着綻放之後的凋謝。對於一些人，綻放之後的凋謝，是難於接受的事實。這些人因此千方百計地想挽留住外表的青春。

走完灰石板路，我回到人行道回頭望，綠色長椅仍在雨中寂寞。

寂寥的公園是安詳和美麗的。

園中的那一樹白，那一樹紫和那一樹粉紅，如智者，在雨和風中，虔誠、平靜地飄落曾經綻放而今已凋謝的花朵。

澳門女作家之中，玉文的詩文可說是最具現代意味和最富含

蓄韻味的，這完全與她的出身、成長過程、性格和藝術修養有關，而且積累而成，絕不一蹴而就。



玉文

原名：吳珍妮

出生年：1944

原籍：福建晉江（印尼出世）

專業：舞蹈

著作：七星篇（散文合集）

## 江思揚要掀起藍色的洶湧

讀江思揚的詩，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事。十年後，才與他相識於濠江。十多年來，他至少遷居三次，轉變職業之頻繁，是朋友之中最多的，好比戰國時候的某些客卿，朝秦暮楚。這五六年來，他在朋友辦的周報工作，在這同時，澳門的賽馬業興起，他改行寫馬經，成為他的一種專業，這一轉變，竟意想不到的使他相對的安定下來。

所說的安定是指江思揚的職業和居所，至於他的性格和行蹤，還是保持“五十年不變”。他給我的電話號碼，包括家裡的、報館的和傳呼的，每次找他，三個電話打過，還是找不到人。但每逢電話裡找到他，說來必來，而且匆匆；說匆匆，指的是神色，不是時間。與江思揚私人約會，對他說的時間，大可以提前半個小時，至於開會，非提前一個小時不可。他很忙，很忙，沒太多時間跟你天南地北瞎扯，有話時直截了當，單刀直入，旁若無人，“說起話來有一種評論員的調門兒，不落熟俗套，不隨便遷就對方的觀點，一旦捲進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就亢奮起來，眼睛發亮”（黃曉峰《向晚的感覺序言》）。江思揚就有那麼樣的一種性格，面向對話者，從不放過對方的不同意見。我與他相聚，應說的說過，他便匆匆走了，從不耽誤時間。我很喜歡他所寫的《鳥》的第一節，從中我領悟到他的性格形成的根源：

我是海燕  
我是山鷹  
在海面一啄  
掀起藍色的洶湧

搏擊長空  
抖動萬朵彩雲  
揚起八方的風

這首詩寫於一九八五年。這時的江思揚，不論思想境界還是寫作造詣，都臻成熟，所以《鳥》可以說是他的精神縮影或壯志所託。

江思揚曾經向我表示：他喜歡現代詩，但自己寫來寫去還是離不開新詩的傳統手法。原因在哪裡呢？這由於他初期受到國內詩人郭小川、李瑛、賀敬之作品的影響，後來又受到香港詩人何達、舒巷城的作品的感染，使自己的作品定了型，後來雖然讀了大量的來自台灣的現代作品，還是沒法“轉型”。

詩的耐讀與否，堪咀嚼與否，不在於形式或主義，而在於語言、意境和含意，江思揚小詩中的某些章節，全憑語言、意境和含義的出塵脫俗，帶出醉人的效果：

哦 我應以滄桑與苦澀  
鑄成沉甸甸的哲思  
項鍊般掛在你的胸前  
伴你穿過黎明的風雨

這是《寫在賀咭上的八行》兩節中的一節。從年輕時代一直到中年的他，有許多抱負，準備對社會、對年輕一代作出貢獻。對於澳門文學，他不遺餘力去搞。當他擔任報紙副刊編輯的時候，一方面選登青年詩人的作品，一方面撰寫詩評，既在自己的副刊上登載，也投到香港去發表。他又熱切地期望澳門有個詩社組成，於是成為五月詩社始創人之一。當時的他，可說是豪情萬頃的：